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卅年回首，反省向前—對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一個批判性回顧與展望

A Reflexive Note on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A Critical Retrospect Plus Its Future Prospects

doi:10.6154/JBP.2011.17.002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17), 2011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17), 2011

作者/Author：夏鑄九(Chu-Joe Hsia)

頁數/Page：17-3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1/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54/JBP.2011.17.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卅年回首，反省向前—— 對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 一個批判性回顧與展望*

夏鑄九**

**A Reflexive Note on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A Critical Retrospect Plus Its Future Prospects*****
by
Chu-joe Hsia****

* 2008 年 9 月收稿；2009 年 9 月通過

*修改前論文曾發表於：規劃與設計教育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lanning and Design Education）論文，臺大建築與城鄉所 32 週年暨王鴻楷教授榮退系列活動，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主辦，2007 年 12 月 29 日。本文初稿曾以“全球信息化社會的設計與規劃教育——對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課程結構的反思”，發表於 2007 國際建築教育大會暨建築院系院長系主任大會論文，全國高等學校建築學學科專業指導委員會主辦，中國中央美術學院，荷蘭代爾夫特技術大學承辦，北京，2007 年 9 月 14-17 日；本文部分文字曾以“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一個批判性回顧與展望”，發表於建築學專業碩士研究生教學與培養國際學術研討會，南京大學建築學院主辦，南京，2007 年 6 月 22-24 日。

**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兼所長，e-mail: hchujoe@ntu.edu.tw

*** Paper has been presented as “Design and Planning Education in Global Informational Society : A Reflexive Note on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Meeting of Heads of Schools of Architecture, host: National Supervision Board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organizers: 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and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China, September 14-17, 2007; Part of the paper has been presented as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 Critical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fo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Education and Fostering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Graduat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une 22-24, 2007.

**** Professor/ Direct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hchujoe@ntu.edu.tw

摘要

由於王鴻楷教授在 2007 年 1 月退休，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舉辦規劃與設計教育的學術會議，本文期望對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經驗提供一個批判性的回顧，將其教訓貢獻於會議的討論。做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資深教師與現任的行政負責人，作者由理論的與專業的角度，回顧本所的教育目標與在知識上的主要發展線索，以及在現實裡實際執行挑戰。在教育目標上，面對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教育資源不足的現實，卅年前，專業的通才教育被核心教師們視為共同的目標，這就是說，針對建築、城市規劃、地景建築三者的共享知識與技能，提供規劃與設計的專業訓練。由於教師多為當時回台留學生中的一時之選，以及，配合上開放而自由的台大學風，學生與教師適時地回應了 1980 年代末以後台灣社會的變動，這主要表現在對一系列的都市運動的回應之上，也對社會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力。然後，面對當前空間與社會的巨變，首先是學生們提出改革的要求，我們也提出新的因應方向，回應他們的期望，因應機構本身在改革過程所亟需的人事、教學、以及研究方向的再結構。或許，這也可以說是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面對 21 世紀全球資訊化與信息化社會的挑戰吧。

關鍵詞：建築教育、規劃教育、專業學院、發展中國家的教育、都市與環境問題、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ABSTRACT

The paper expects to contribute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symposium through a critical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s a senior faculty and the director, the paper reviews our education purposes, major intellectual clues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implementation. Considering the education purposes and facing the reality of the limits of education resources, the core faculty has set the common goal of Master Program since the late years of 1970s as “professional generalist”, or “a kind of liberal education for professional”, or “a generalist of specialist”, “an all-round professional”, or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with general knowledge”, which is the shared knowledge and skills among architectur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 The students and the faculty responded the dynamics of the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in good time, due to the style of open air of Taiwan University and the selected faculty of the returned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They do make impacts through the responses to a series of urban movements. After that, facing the current transformation of space and society, the students request for reform proposal and the faculty also propose a new direction to answer the students’ expectation and to restructure the institute through new personnel, curriculum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needed in the coming reform. Indeed, this is the challenge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al society.

Keywords: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planni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 school,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iriti

“這件斗蓬會變成鐵牢籠…可以這樣說：‘專家沒有靈魂，縱慾者沒有心肝；而空洞無效卻幻想著已經到達前所未有的文明境界’” (Max Weber, 1958)

由於王鴻楷教授在 2007 年 1 月退休，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舉辦規劃與設計教育的學術會議，本文期望對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經驗提供一個批判性的回顧，將其教訓貢獻於會議的討論，藉此凝聚師生共識，開展我所未來的教育目標與教學方向。

卅年回首，反省向前。做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資深教師與現任的行政負責人，本文由理論的與專業的角度，回顧過去本所的教育目標與在知識上的主要發展線索，以及，在現實裡實際執行時產生的挑戰，記取教訓，回首反身，繼續向前。

在教育目標上，以建築、城市規劃、地景建築三者交會處能共享的專業技能與知識，提供規劃與設計的專業訓練，我們稱為“專業的通才教育”(education for professional generalist)。在 1970 年代中到末的那段時間，當時的核心教師們檢討過去台灣的建築與規劃教育，有意避免過去發展中國家的教育機構，經常沒有主體反身能力地直接照搬國外經驗，尤其是美國經驗，對發展中國家自己面對的問題與現實條件認識不足，不但模糊了學院教育人才栽培與社會需要間的關係，而且，在現實條件上也沒有能力照搬美國的學院制度，因此，教育目標與成效之間落差甚大。當時的教師深知台灣大學的師資員額的限制，(註 1)未來即使成長，也十分有限。尤其，當時的社會對冷戰時期的台灣，因為特殊的政治原因，一面倒地接受美國的影響，也開始有了反省的動力。於是，在自身討論與請教顧問之餘，譬如說，與擔任類似顧問角色的漢寶德先生的意見交換，所謂“專業的通才教育”構想，被當時最資深的教師王鴻楷提出，以及，成為核心教師們的共同目標。這也就是說，針對建築、城市規劃、地景建築三者的共享的知識與技能，提供**規劃與設計**的專業訓練。這個專業的通才教育理想強調的，正好不在於如何鞏固與強化資本主義社會日趨嚴重的分

工趨勢。這問題國內外皆然，在 1960—1970 年代的社會動力下，受到普遍地質疑。它使得高等教育的**知識片斷化 (fragmentation) 與專業技能工具化**，使得建築、都市計劃、地景建築之間日趨壁壘分明。牢固專業權力版圖的邊界在於利益競爭，專業本位化使得前三種專業社群之間很難合作，分工細化使得學生學習窄化，而對外在的空間使用者言，專業者則成為服務特定階級，弱勢者無法親近的技術菁英。最明顯的傾向是，設計師將自己閉鎖在前衛藝術家個人創新的形式主義的烏托邦陷阱之中，規劃師則成為技術官僚都市管理的數量模型工具，玩弄瑣碎的數字，自絕於真實的社會，失去了對生活空間的感受，淪喪了專業者之所以成為專業者改善與塑造公共空間的目標。最後，專業者脫離了歷史的中心，成為無能回應現實變化的，窄狹的技術專家。

在學位授予上，主要為碩士學位與博士學位。由於台灣大學並沒有建築與規劃的本科，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提供研究所教育，碩士學程 (Master Program) 為**專業訓練 (professional training)**，每年入學不超過 30 人，博士學程 (Ph.D. Program) 則以教學與研究人才的培養為目標，是基礎研究的**學術性訓練 (academic training)**，每年入學不超過 8 人。至於針對台大的大學部，則通過土木系，提供一系列導論性的入門課程，除了提供像是類近通識 (liberal arts) 的課程，也可鼓勵學生未來投考研究所。我們曾經籌設過大學部本科，主要構想是，提供非專業訓練 (non-professional) 的學士學位學程，專業訓練還是放在研究所。但是因為種種原因，主要是教學與研究資源有限，並沒有繼續推動下去。那時考量非專業的學士學程，主要著眼於大學部基礎知識的學習可以比較寬廣，碩士學生則相對比較成熟，得以接受專業訓練，學生的發展潛力較大，未來才有能力跳脫新國際分工中，台灣在技術上的代工角色，在空間的文化形式上的移植與複製作風。

碩士學程的課程結構中最重要部分是實習課，學生來源分組與學習不分組，強調**團隊合作 (collaborative teamwork) 的實習課程 (studio or workshop)**。在學生來源上，除了招收大學部的規劃與設計本科的學生之外，學習美國的經驗，招收大學部非建築、都市計劃、地景建築系所以外的學生

報考。入學考試區分學生背景，分組、分試題招生。可是，學生入學後，由於資源有限，不分組，即使是實習課程教學。實習課有意強調團隊合作，不同背景的學生，一起修習實習課，混合編組。對已有規劃與設計專業背景的同學，實習一是個痛苦、卻必要的重新改造自己既有的專業世界觀的機會。經由一年的實習課，也希望其他專業背景的同學能夠經由同學彼此之間互動，互相學習。這關係確實使得同學之間發展出緊密的合作互動與集體情感，有助於在學習中共同克服困難。但是，這關係也增加了學習過程中的溝通時間，不過，這正是一種學習。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的實習課價值觀與專業技能，可說是開文·林區（Kevin Lynch）與克里斯多夫·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著作的混同影響。尤其，實習課以真實的基地與真實的使用者為題材，對第一年的實習課程言，師生壓力極大，可謂年年抱怨，年年改進。第一年實習課程在制度、課程內容、以及教學方法上的不穩定狀態，是學生學習上的問題所在，但是，竟然在某個程度上，也是實習課程創新動力的來源。由更深層的道理思考，與國外先進國家教育機構穩定而明確的教學情況比較，或許，這正是做為東亞新興工業體的發展中國家，快速變動的特性。當然，我們成立的非營利性的，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接受委託的地方實務工作，也可以發揮協助教學的功能。

至於實習課程中的高年級的其他實習課，教材多為教師自身所接受的委託研究案。在規劃與設計方案的尺度上，若是過於複雜或是區域尺度的**政策規劃**（policy planning）的方案，以學期為單位的學習時間實際不足，必須延長，然而在教學的執行上，又有一定的困難。這困難可以克服，但是教師與資源的投入，要有特殊的條件支持。比如說，大約在1980年代末到1999年，十年多一點的時間，由於台灣省政府住宅與都市發展局，推動台灣的縣市政府進行縣市綜合發展計劃，委託我們協助地方政府進行規劃工作。藉著這種機會與資源，與地方政府之間建立了互動，尤其是與想藉著地方建設以求施政表現的縣市長之間，建立了良性關係。由於國外的經驗，我們有意避免傳統藍圖式的主要計劃（blue print comprehensive planning），而採策略性規劃

（strategic planning）。這種一系列的全球化年代的地方發展（local development）有關的政策規劃與實習課程結合，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等到台灣省精省之後，住都局的業務裁併，以及，2000年民進黨執政之後，縣市綜合發展計劃的推動方式改變了，就不太有這機會與資源開設地方發展與政策規劃的實習課程了。

修課的**彈性**是課程結構的重要特色。碩士生入學後，原來規定了必修專業的核心課程，以及，由尺度上區分，建築、社區、都市與區域的一系列實習課程。甚至，曾經針對學生在大學部時所受的基礎知識不足，還設計了一些課程，列為學生必修或是選修。可以想像到的是，學生選課彈性因此大大減低，教師本身也不見得有很強的意願開設強制性的，學生學習慾望不高的必修課。實際執行時，學生反彈，執行不了多久也就先後取消了，十分可惜。比較穩定地維持下來的必修課，目前僅止於規劃與設計理論一門，3學分，必修的實習課一年，12學分。而大學部非建築、都市計劃、地景建築系以外的學生，實習課必須再修習至少一學期，6學分。由於碩士班研究生中，甚至有不少是台灣社會劇烈變動過程中，參與或曾經參與學生運動的學生。這種行動較積極主動的特殊性格，使得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幾乎是以專業訓練為目標的研究所中，強制性的必修課程規定最少的學院了。**基於真實學習效果必須通過學習者自身的學習慾望才得以達成**，我們也就接受了這個現實。當然，學生的導師，可以發揮指導與建議的作用。尤其，在每個學期初，負責行政的教師，必須向學生一再說明這學期課程對學生的規劃意義，供學生選課參考。在規劃與設計專業的一些技術性課程之外，值得一提的，**有代表性的研究與分析性的知識**，包括了：計算機科學、都市與區域經濟學、都市防災、建築結構與構造、人與環境研究、女性主義的性別與空間研究、空間的文化研究、歷史研究甚至是批判史學、以至於空間的政治經濟學…等等，基本上，既有教師研究的專長決定了講授課程的主要內容，教師的教學熱忱與能力，決定了教學的真實成效。當然，全是選修課程，另一方面，我們也很早就推行了針對教學的匿名評估制度。

此外，畢業論文（thesis）是必要的過程。與其他學校相比較，碩士學程對畢業論文的要求，仍然堅持保留下來，拒絕了美國的專業訓練中常以專業報告（professional report）替代論文的作法。也曾經在短期間摸索過所謂設計論文的作法，但是，效果不好，也就放棄了。論文，至少是一種思考方式的訓練，即使是專業訓練，也不宜將專業技能與知識過份工具化。學生畢業之後，有些同學也就因此得以攻讀博士，走上研究之路。而從事專業工作的同學，我們認為這是他學會懂得做調查研究，把事情弄清楚的唯一一次訓練，雖然辛苦，也是值得的。只是，碩士學位的專業訓練目標，使得學生並沒有太多機會與時間修習研究方法有關的課程，這是博士班從事學術研究訓練的要求，碩士生就只有自求多福了。我們在碩士班課程中開設了一般性的研究方法課程，像研究設計（畢恆達）、質化研究（畢恆達）、量化研究等，希望能有所助益。我們也曾經在碩士生中區分研究性碩士與專業性碩士的不同要求，只是實際執行起來，效果並不明顯。但也正因為畢業論文的規定，學生畢業時間多因而推遲。加上過去這些年台灣社會變動劇烈，吸引學生參與的活動甚多，畢業時間拖得更長，不少學生都是拖到修習時間規定的第四年（不計入休學時間），才完成論文撰寫。簡單來說，學生學習的前半段，時間多投注在實習課，規劃與設計專業能力的培養，至於後半段，則在其論文寫作，這是獨立研究的能力。

對以研究與教學為主要目標的博士學程言，其課程結構的設計重點是**方法論**，其他課程與碩士班課程不相區分。除了前述的碩士班課程中開設的一般性的研究方法課程之外，我們鼓勵不同研究領域的教師開設研究方法的課程，供博士班學生修習。譬如說，研究方法：建築史與建築批評（夏鑄九）、研究方法：城市史與規劃史（夏鑄九）、研究方法：歷史寫作（夏鑄九），是三門針對歷史研究的方法論課程。此外，還有研究方法：資訊社會與城市（夏鑄九）、研究方法：空間與社會（夏鑄九）（近年因教師時間分配與教學需要的優先性考量，多優先開設資訊社會與城市）、研究方法：紮根理論（畢恆達）、以及，研究方法：科學哲學（可以說特別是針對計算機科學的理論課程，林峰田）等等。對博士

生的要求是一個主修（約四門主課組成），兩個輔修（各三門主課，其中一個輔修為針對方法論），修完課程之後，提出論文計劃書草案，申請資格考。資格考通過，就成為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

核心教師的特質是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重要特徵之一。在核心教師特質方面，由於在年齡上與學習經驗上，資深教師們大多曾經接受 1960 末至 70 年代歐美社會運動與 1980 年代學院反思的洗禮，批判性態度幾乎成為教師們的共識，對美國學院裡的既有規劃與設計教育的問題比較瞭解，不願意像前一代的回台留學生那樣，照搬因應國外的制度而產生的專業觀點與技能（註 2）。由於教師多為國外回台灣的留學生中的一時之選，按照年齡來看，由剛退休的華昌宜老師、即將退休的王鴻楷老師、過兩年接著將退休的劉可強老師……等等，都是同行中公認的一時之選。以及，配合開放而自由的台灣大學學風，**學生與教師適時地回應了台灣社會的變動**，這主要表現在對一系列的都市運動（urban movements）的回應之上，對台灣的社會，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在這個部分，師生的行動表現出來的是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核心教師的對**專業教育的核心價值**，也是最有意義的部分。它不但不**在於規劃與設計的區分**，相反地，如何關心社會裡的弱勢者，進一步，如何**改變社會，改造空間**，才是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吸引優秀學生的核心價值**。這種核心價值其實影響了學生的選課，它們與前述的分析性知識相互結合，共同構造了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教育目標與價值，行動與知識。這是做為一個有反省性與批判性學院的知識與行動**魅力**來源，從而建構了校友、學生、教師對學院的一種特殊的**向心力**。當然，這種核心價值，隨著師生人數的增加與台灣社會動力的轉變，有減弱的趨勢。尤其，當資深教師在未來五年左右將逐年退休之後，對教育目標與價值觀的維繫，確實是一種挑戰。正因為如此，在這時我們把深深影響我們的學者，林區，他對大學教育的批評摘錄於後，協助我們界定對教育的核心價值，也做為自我提醒。林區對大學教育的批評是：

“是社會企圖把人投入一種由惰性和缺乏熱情發酵的模子，以至對於社會結構上令人橫眉冷對的弊端不去質疑，…其結果是志趣

鮮明，甚至才華洋溢的人也變得願意接受事物的現況而無所作為。”（註3）

由於一些結構性條件的缺失，長期以來有些教學問題一直沒有能徹底改善。這些問題中比較嚴重的就是師資數量不足。與規劃能力培養的教學成果相互比較，設計能力培養的教學與師資問題較大。假如我們必須進一步分化規劃與設計教學，設計教學的難度較高，養成更不容易。其中最吃虧的，就是想要讀**建築**（architecture），而其大學部本科又不是建築系畢業的研究生。我們因為師資不足，中階的技術性課程開設不夠，以及，實習課的訓練仍然還是不足夠，需要**更多的師資**，提供**更完善一點的實習課程訓練**。其次，**地景建築**（landscape architecture）一直難以聘用到適合的專任教師，使得原先的專業通才教育缺了一環。對於想修習地景建築的研究生，雖然人數較少，問題卻一直難以改善，可謂師資不足，更形嚴重。尤其，面對生態危機城市與可持續城市所急需的**可持續性技術**（sustainable technology）、**替代性能源**、**低碳城市**（low carbon city）等，這是最需要加強的部分面臨新課題的挑戰，我們亟需加強可持續建築與都市規劃（sustainable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的師資。以及，最後，因為一些人事問題的催化，學生們終於自己提出了《本所發展與定位芻議》（註4）。

回應學生的期待，我們被迫提出未來的展望。面對當前空間與社會的巨變，在2004年，學生們提出改革的要求，簡稱為《芻議》。於是，教師提出新

的因應方向，回應學生的期望（註5），推動機構本身在改革過程所亟需的人事、教學與研究的再結構。為了突破前述困境，回應學生的期待，我們提出未來的展望如下：

一、關於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未來的發展

1. 問題與挑戰：

面對全球都會區域之浮現、創新氛圍建構的必要性、生態危機與永續城市的急迫性、社會片斷化日益嚴重的趨勢，提出研究與教學升級計劃，進行全球資訊化時代的規劃與設計的教育改革。

2. 全球視野下的台灣

什麼是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下一步？換句話說，新的專業學院的新視野為何？尋求專業出路其實意味著必須結合摸索台灣的可能性，引領改變，界定方向。

下階段對台灣的想像為何？建築與城鄉專業學院能提供由國土規劃到設計做為創意產業，由城鄉風貌塑造到社區營造…的專業者與研究者。考量台灣的特殊性，在象徵的措辭上，我們可以說：一如清明上河圖裡的橋樑寓意，以專業與學術能力，支持台灣走向全球的**節點與橋樑**，而不是內向的**部落與橋頭堡**（見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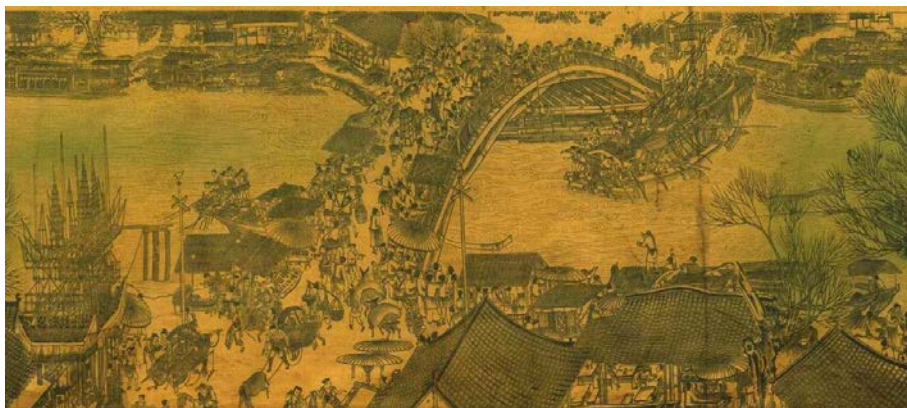


圖1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3. 塑造台灣的空間構想

(1). 打造都會區域 (metropolitan region, mega-city, city-region)

過去，土地改革、加工出口區、高科技科學園區，是銘刻台灣經驗與教訓的地方象徵，然而，下一里程的台灣特色呢？過去，在經濟結構、社會組織、文化表現上，在政治冷戰與經濟的國際分工下，經濟是代工，設計是複製，文化是模仿西方（也就是美國）。

當前，台灣的經濟動力全球流動，表現為**越界的網絡**！然而，歷史的鎖鍊，使得台灣的政治竟然成為對立面(註 6)。

終究，在台灣，主要是台灣西海岸，做為多中心的全球都會區域已經浮現，北台、中台、南台三個次級都會區域亟需經營，我們必須乘勢而起。換句話說，在世界上被看到的是兩千萬人口的集居過程所形成的**流動的節點**，而非過時的、封閉內向的國族國家領土。

我們要有能力迎接與打造**全球都會區域**。在全球都會區域，一方面，高鐵與 Internet 網絡成為流動骨幹，國際機場、國際港、資訊港、園區、工研院、大學棋布，例如台清交的主要校園分佈…，接合國際學術與專業社群。

可是另一方面，我們需有能力重新理解連結在全球經濟中的不連續區段與不均等發展。因**切斷** (switch off) 與**繞行** (bypass) 效應所形成的**社會排除** (social exclusion)，造就了與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痛養無關的，大面積土地與被放棄人口，如邊遠地區與離島，區域間的差距與都會區域內的脫落社區都較過去的台灣嚴重得多。因此，建築與城鄉學院做為**扣和社會脈動的，有理想的學術與專業基地**，必須同時關照被繞道而邊緣化的區域，脫落的地方，被忽視的社區！

(2). 進一步認識全球都會區域的架構與所需的專業能力：

a. 由於全球經濟競爭的現實壓力，必須面對全

球都會網絡中的節點與創新氛圍 (milieu of innovation) 建構；

- b. 由於全球氣候變遷與地球暖化加劇，必須正視生態危機城市；
- c. 由於納入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必須處理社會片斷化與空間隔離；
- d. 規劃與設計的新角色與作法：譬如說，區域發展與建構都會區域、國家的規模重整 (state rescaling, 再尺度化) 之下的都會治理 (metropolitan governance)、策略性規劃與市民參與、生態規劃與可持續性發展、城市的建築 (architecture of cities, architecture of urbanism) (註 7)、公共空間的營造與意義競爭、社區營造與草根社會培力的空間、設計做為文化創意產業、設計做為溝通的空間、掌握信息技術與Internet的能力…等等，都關係著全球信息化時代的規劃與設計新角色與作法。

總之，對一個東亞的新興工業體下的專業學院而言，這裡已經不能再是模仿、代工與複製。重新建立目標，專業與研究能把握機先，專業與研究才終能與國際社群平起平坐。

二、關於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學重點的延續與調整

1. 專業通才教育的目標持續：人民導向的地方營造與治理

為了將目標持續，我們進一步界定專業通才教育的內涵：人民導向的地方營造與治理 (People-based place making and governing)，做為我們的發展方向(註 8)。我們的教學，持續將目標放在整合既有的規劃與設計專業領域裡的建築、都市計劃、地景建築三者，所能共享的課程，做為碩士學程之專業通才教育，不受制於狹隘專業的分化。即使未來成立了專業學院，不同的三個研究所，建築、

地景建築、都市與區域規劃三所的一年級學生，仍然應該共同修習規劃與設計理論，以及，一年的共同實習，作為確保延續專業的通才教育理想的落實過程。

這也是以實質空間的規劃與設計做為專業技能的核心，在這基礎上，尊重教師之不同研究方向，將學生的論文延伸至不同研究領域，主要包括了建築、社區設計、參與式設計、人與環境研究、性別與空間、古蹟保存、建築與都市史，空間的政治經濟學、空間的文化研究、永續城市、成長管理、區域發展、都市與區域政策、住宅、都市防災、資訊城市與社會、地理資訊系統…等等。

面對資深教師逐年退休，前述的核心目標與核心價值的維繫與發展，除了在未來師生的專業與社會實踐中去實現之外，或許，曾經有博士生一再建議，應該考慮致力於一種學科傳統的建構。這是理論與認識論層次的工作。面對當前社會理論拒絕形式化理論的知識時勢之下(註 9)，為了知識與專業技能的制度性積累，卻同時具備對語言權力與制度的自覺，或許，一種有反身性的，主體與語言迷宮 (labyrinth) 的歷史寫作，是比建構一種制度性知識權力表現的完整球體 (sphere) 的歷史觀(註 10)，更能符合未來專業與社會實踐的期待。這不正是：“明白四答，能無知乎” (註 11)？

2. 我們鼓勵跨國、跨校、跨學門的教研合作及交流。

近年如：John Friedmann (傅約翰)，渡邊俊一，郭彥弘 (Reginald Yin-Wang Kwok)，楊鴻勛，David Harvey，延藤安弘，邢幼田，…等等，已經、正在、或是即將來所，擔任客座、講座、甚至是特聘研究講座教授。與荷蘭台夫特技術大學 (TU Delft) 環境設計學院簽訂“雙博士學位計劃”，以及，與荷蘭台夫特技術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合辦國際城市論壇 (IFoU) 學術會議，是我們努力的初步成果。在跨界教學上，近年為了鼓勵越界合作與實習，我們有：

(1) 2005--2006 年與西安西北大學考古所、夏威

夷大學共同參與漢長安城遺址的規劃；

(2) 2006 年冬至 2007 年春，國際黑面琵鷺黑面琵鷺後援聯盟 (SAVE, Spoonbill Action Voluntary Echo, International) 與美國柏克萊加大環境設計學院地景與環境規劃學系，共同舉辦跨國學生合作競圖計劃；

(3) 2007 年春，參與中亞吉爾吉斯的大學校園規劃與設計；

(4) 2007 年春，與荷蘭台夫特技術大學合作，推動四川瀘沽湖摩梭人母系制度的札瓦洛村為代表個案的摩梭村落與母系文化保存。

(5) 2007 年秋，與香港科技大學與社區工作者合作，推動香港西九龍的文化區參與式規劃工作坊。

3. 我們肯定以批判的角度，反省專業者與制度的不足，推動都市改革。

2007 年秋季的學期起，一年級的實習課教學將以泰雅族原住民村落的規劃與設計問題做為實習課的真實對象與真實基地。2007 年秋季班開始，連續三年，由水保局委託，將以離台北市地理距離並不遠的桃園縣、新竹縣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的，泰雅族村落做為基地。這裡是全球化年代台灣社會底層最貧困的人民(註 12)。一年級實習課，將透過參與式規劃與設計，針對桃園縣復興鄉與新竹縣尖石鄉，十餘個泰雅族原住民村落，提供專業服務。對需要確立專業者價值觀的第一年研究生而言，這是有意義的教學經驗。而我們的新進師資聘用上，毫無疑義地，能夠投入心力，帶動學生的熱情，提供日趨片斷化社會的專業協助，才是我們最需要的接班新教師。要在這些師生互動身上，達成前述的，我們最重要的專業教育的核心目標。

眾所周知，學生們曾不同程度地參與在近年台灣社會的變動過程之中，推動空間的改造，諸如：無住屋運動、野百合學運、土地改革運動、新女廁運動、十四、十五號公園運動、三重後竹圍、大理街鄰里公園爭取、921 大地震後全員投入災區重建計

劃、寶藏岩保存、樂生療養院保存、山仔后美軍宿舍保存等等，不勝枚舉。我們肯定以**批判的角度**，**反省專業者與制度的不足**，**推動都市改革**。

最重要的，在**學院傳統如何延續**的問題上，國內外有許多經驗可供提醒，它的成敗關鍵在於**師資如何延續特色，開創新局**。我們以美國的兩所學院，東岸的耶魯建築學院與西岸的柏克萊加大環境設計學院為例。

耶魯的建築學院，建築設計一直以大師設計為方向，加上建築史家與評論家指點江山，做為引領建築學院，也是引領美國建築教育的走向。長年以來，耶魯與賓大軸線，隱隱與哈佛所代表的，尤其是以華德·葛羅培(Walter Gropius)為代表的包浩斯(Bauhaus)現代建築路線，分庭抗禮。戰後很長的歲月裡，路易士·康(Louis I. Kahn)提出了，也真正主宰了，較美國商業社會裡一般的形式主義建築師遠為深邃的人文意涵與方向，同時，不能遺漏了文森·史考利(Vincent Scully)的影響。**落實這方向的具體制度**，在於以幾個講座教授的崇高學院職位，以學期為單位，聘請執業建築師。這是教授中的教授，卻是國際級的執業建築師。即使在學生運動狂飆的1960-70年代，學院依然可以拔取查理·摩爾(Charles W. Moore)於柏克萊加大，出掌院務，以戴文坡講座教授(Davenport Chair Professor)殊榮，聘請羅伯·范裘力(Robert Venturi)，也就是向拉斯維加斯學習(Learning from Las Vegas)一書誕生的學院脈絡。這些教師提供的新方向，滿足了當時年輕一代的學生，保持了耶魯建築學院的吸引力。這些後來被稱為是後現代主義的建築師，大多在1950-60年代出自於普林斯敦大學建築系的藝術史家唐諾·杜·艾基伯(Donald Drew Egbert)與尚·拉拔度(Jean Labatut)門下，拉拔度是一個在現代主義的簡單就是美的潮流下，以巴黎美術學院的教育哲學存活於學院一隅的法國建築師。在現代建築論述支配美國學院的年代，他們另闢蹊徑，強調設計豈能忘卻豐富而複雜的紋理脈絡？建築設計就像是舞台設計與賽巴斯提阿諾·塞爾里歐(Sebastiano Serlio)的劇場街景，空想與歷史往往同時並置，建築要結合設計師自己的表現性構想與觀眾的多重反應(註 13)。今日，若由更寬廣的歷史角度審視，後

現代主義建築所蘊含的強大反省動力，可以為開放的學院制度所吸納，劇烈的社會改革期望，也可以為建築形式的烏托邦所化解。最後，後現代建築不過就是另一種建築風格的誕生而已，建築形式的商品化力量終究戰勝了社會運動提供的文化反身能力。這也就是說，等到歷史與社會轉向，耶魯大學學院的講座，也隨之改變，聘請新的人選，耶魯建築學院的形式主義走向，依然得以延續，保持以前衛建築師引領建築形式的建築學院領先的聲望。

至於柏克萊加大環境設計學院則代表了另一個模型，其歷史可以溯源自伯納德·梅白克(Bernard Maybeck in 1894)。由於學院的領袖與主要教師的價值觀一致，它與東岸的麻省理工學院建築與規劃學院聲氣相通，由早期的威廉·鄔斯特(William Wurster)到後來的開文·林區，東西兩岸之間互動相承，這是一條全然不同於形式主義的專業價值與學院方向。這時，必須一提凱瑟琳·苞爾·鄔斯特(Catherine Bauer Wurster)，值得多說兩句。苞爾是能幹、有才華、有影響力、有感染力的、團體中的靈魂人物。她在1926年獲瓦莎學院(Vassar College)建築學位後赴巴黎，結識了建築學徒出身的社會藝術家，現代主義畫家，費農·雷傑(Fernand Léger)等，回到紐約，與路易士·孟福(Lewis Mumford)過從甚密。苞爾相信**好的社會住宅就能產生好的社會建築**，是一生致力於為窮人爭取住宅的熱情發動者。她是理想主義小團體Housers的領袖，戲劇性地改變了美國社會住宅的意義，激勵起一整個世代的都市積極分子，將公共住宅納入美國廿世紀中葉福利國家的體制，也是1937年住宅法案的共同作者，五位總統的都市戰略顧問。1934年出版現代住宅(Modern Housing)一書，至今被視為能表現現代運動精神的經典。1940年，苞爾嫁給威廉·鄔斯特，其後，他們也是加州灣區的進步建築研究團體Telesis的創始者。Telesis是美國社會學之父萊斯特·法蘭克·華德(Lester Frank Ward)在19世紀末杜撰的字，指涉經過計劃推動社會進步的理論。1939年，灣區的一群建築師、都市規劃師、景觀建築師們，如，甘瑞特·伊可伯(Garret Eckbo)等，組織了這個團體，在哲學上，他們與當時國際上的一些更大的建築運動互相呼應，如：國際現代建築會議

(CIAM,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Architecture Moderne) 與現代建築研究群 (MARS, Modern Architectural Research Group) 等。凱瑟琳·苞爾·鄔斯特與威廉·鄔斯特，他們在 1950 年代抵抗麥卡錫主義 (McCarthyism) 指控不忠於美國的壓力，也被視為柏克萊加州大學環境設計學院背後真正的精神支柱。1964 年，苞爾在意外山難中去世。柏克萊加大環境設計學院的鄔斯特堂 (Wurster Hall)，則被視為對他們夫婦的紀念(註 14)。

由於他們的引領方向能力，因此，柏克萊加大環境設計學院的建築、城市與區域規劃、地景建築與環境規劃等三系所，不但得以在 1959 年時整合在一個環境設計學院的新名稱之下，三系所的重要教師聘任，也被有意識地視為具備承先啟後作用。重要教師聘任的作用，首先是拔取能延續學院特色，開創新局，獨當一面的大師級學者。其次，則在於伯樂能識千里馬，選取未來有潛力的年輕師資。由這個角度思考，我們才得以理解，1970 年代末，城市與區域規劃系警覺到老成凋謝之時，便能由歐洲同時聘任彼得·霍爾 (Peter Hall) 與曼威·柯司特 (Manuel Castells)，以求維持傳統，保持優勢(註 15)。而建築系也以同樣的邏輯，早就慧眼識英雄，在克里斯多夫·亞歷山大剛取得博士學位之後，立即聘用當時在印度的亞氏(註 16)。這是柏克萊加大環境設計學院有能力長期延續特色，能持續開創新局的關鍵，真可謂名師雲集，氣勢不凡。但是，除了地景建築與環境規劃系一息尚存之外，在 1990 到 2000 年前後，先是建築系，後是城市與區域規劃系，形勢整個退潮了。主掌院所系的行政其事者，一旦未能保持敏感，看到師資交替時必須承繼傳統，開創新局的話，再好的學院，也不能永遠保證維持真正的優勢。當良師不再，高人另有他就，或是屆齡榮退，很快地，知識與專業失去了魅力，就無法吸引好的學生，這樣，很容易，就不再是好的學校了。

既然，師資延續，確保傳承，開創新局，後繼有人，才是問題的關鍵，那麼，我們就在最後來面對它。

三、未來的人事與制度改變

1. 新進教員的聘任與問題

除了爭取中研院與校內相關系所 (例如，中研院經濟所彭信坤老師、台大政治系江瑞祥老師、台大藝術史研究所黃蘭翔老師、台大地理系徐進鈺老師等等) 教師的支援，如合聘、開課、指導論文等協助之外，在本身亟需的師資聘任上，獲得校長支持，運用五年內將退休的教師員額，一共有五個員額，立即可以物色新進教員。在這一年的公開聘任過程中，一位地景建築專長的副教授，與一位社區規劃與設計，或者說，長於實質規劃與設計的助理教授，已經通過新聘；也獲得了兩位專長於可持續性技術、可持續城市、替代性能源與低碳城市的兼任教師。另外，兩位專長是區域發展與政策規劃，以及，中國的都市化的副教授與助理教授，可能會在下半年完成行政程序。

目前最棘手的是建築設計專長的專任教師尚未有著落。即使我們由教育部爭取到極為難得的，**建築設計就是文化產業** (architectural design as cultural industry) 的一名額外的專任名額，也同樣有學院起聘的困難。目前，我們暫時得到資深的兼任專業教師，漢聲雜誌社長黃永松，在兩岸間繁忙的民間手藝調查與創意設計實務工作中拔刀相助。在他退休之前，專任一年，解除了我們的燃眉之急。但是，在黃教授屆齡退休之後，我們仍然急需年輕的師資接班。

其實，除了建築相關的人才確實不容易尋求之外，目前**台灣的學院制度，還是未能充分瞭解與尊重建築設計做為一種專業學科**，它在國外的專業訓練是碩士學位，而其專業實務工作的表現是關鍵的評估標準。可惜，理工學院在競爭人才的關鍵時刻，仍然難免認為這是降低學校師資水平的有風險作法(註 17)。尤其，面對當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啟動的對學院競爭的龐大壓力，大學的商業化，菁英教師的階層化與保守自利傾向，是全世界的大學在嚴苛競爭之下的共同挑戰，世界一流的哈佛大學尤其如此(註 18)。而在台灣制度不健全的學院中的專

業教師，或者說，設計教師的壓力，因不易被理工學院的學院領袖真正理解，矛盾特別巨大(註 19)。這是未來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在下一回合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

2. 在工學院之內，或是未來可能的永續發展學院之內，成立建築與城鄉專業學院，尋求制度上的突破

因為建築師、地景建築師、城市規劃師，在國外，都是具證照制度支持的專業者，台灣制度不健全，僅建築師有建築師法與建築師考試制度，餘為技師，與土木技師之間，形成不必要的利益衝突。以及，為了因應教育制度內的評鑑與競爭，校長已經應允，期望短期內，在工學院之內，成立在學術上的，而非行政上的，建築與城鄉專業學院 (Professional School)，分建築 (architecture)、都市與區域規劃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地景建築 (landscape architecture) 三組 (或是所)，以求接合國內與世界學術與專業社群的轉變。以及，為了教師評估、聘任、升等...等標準，取得一個比較能受到尊重的位置。譬如說，我們可以學習國外經驗，設立具有榮譽性的，講座或客座專業實務類型的教師，聘任建築師、都市計劃師、地景建築師方面的資深、有成就的實務專業者，開設高階實習課程。這些都是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尋求制度上突破，面對 21 世紀的挑戰。

同時，在建築與城鄉專業學院的基礎上，爭取校方支持，爭取政府的相關部會，如文建會與經建會，長期有計劃的預算與員額支持，結合台大校內相關院系所資源，成立“文化資產研究中心”，“國土規劃研究中心”，兩個獨立的研究單位，確立未來專業學院的規模(註 20)。

由於重要，教師與學生代表們共同討論面對變局的新出路與新方向(註 21)，王鴻楷教授重新界定專業的通才教育的意義，做為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方向：

人民導向的地方營造與治理 (people-based place making and governing)。

專業教育的價值目標是：

永續健康的環境、多元公義的社會、民主開放的決策、活潑有力的經濟。

碩士班培養人才的目的：

對於環境問題之界定與解決具有圓融而不受於限制之狹隘專業分化觀點的“專業的通才”。

我們可以將前述主張整理如下，以求具體落實執行：

若台大有機會成立永續發展學院的話，我所願意參與其中，成為永續建築與城鄉研究所(Graduate 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Building and Planning)，內分三組，然而教學相關規定暫時不變，也維持目前支持土木系大學部的入門導論 (如永續建築導論、永續城市規劃導論、建築與城市史、人與環境研究等)，同樣支持永續發展學院大學部的環境科學系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假以時日，等時機成熟，在永續發展學院內部，再成立永續建築與城鄉專業學院。當然，現在可以先分組，等成為專業學院之後，則設立為所。目前已經能掌握的師資如下：

- (1) 永續與社會建築 (sustainable and social architecture) 研究所專任教師(含合聘)——夏鑄九、劉可強、陳亮全、林峰田、黃永松、畢恆達、張聖琳、黃麗玲、黃蘭翔 (藝術史所)，9 名。
- (2) 地景建築與永續環境規劃與設計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design) 研究所專任教師(含合聘)——張聖琳、夏鑄九、劉可強、陳亮全、林峰田、畢恆達、黃麗玲，7 名。
- (3) 永續城鄉規劃與區域治理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研究所專任教師(含合聘與退休)——王鴻楷、夏鑄九、劉可強、林峰田、林建元、陳亮全、張聖琳、黃麗玲、彭信坤 (中研

院經濟所)、江瑞祥(政治系)、徐進鈺(地理系)、黃蘭翔(藝術史所)、李鴻源(土木系)、華昌宜(退休), 14名。

- (4) 文化資產研究中心(向文建會繼續爭取, 為校、院級中心, 可先與土木所、材料所、森林所、藝術史所會商, 推動成立初期組織。)
- (5) 國土規劃研究中心(向經建會繼續爭取, 為校、院級中心, 可先行向企業募款, 作為介入的必要基金。)
- (6) 目前正在徵聘新教師 4 名, 將進一步補足與加強前述領域中人數較少的師資, 尤其是: 建築、景觀建築、文化資產、永續建築與都市規劃等方面的師資。國土規劃方面, 我所既有師資較為充足, 可與地理系合作, 問題比較單純。

其次, 兼任教授級客座專家, 區分為執業之建築師、景觀建築師、都市設計師、都市計劃師等, 資格: 曾獲碩士專業學位, 執業成就傑出, 國際獲獎, 可細分為教授級、副教授級、助理教授級。目前計劃聘任: 兼任, 教授級建築設計與地景建築客座專家各一名。一年開課一次, 秋季與春季學期分別開設高階實務的實習課。至於助理教授級 2 名, 基金會的優秀資深人選, 也可列入考量。未來投入實習一教學, 可減輕專任教師負擔。

最後, 向校方爭取授與建築學院中之前輩, 為人文學門中的名譽博士學位, 亦可考慮聘為兼任的名譽教授。

以上的制度突破, 均有助於本所提升師生比、教師專業素質、專業界聲望。

四、募款的問與答

因為失火, 造成我們的學習空間使用十分不理

想, 一些關心的校友主張募款。募款的策略是大小款項並舉, 前者是事半功倍, 後者在於過程, 凝聚向心力, 尤其是在學學生, 有助於學習。就在募款工作籌備之中, 我們一向勇於發問的學生們, 提出是否需要募款的尖銳問題, 表現了我所同學的一貫作風, 本文就以募款的學生與教師之間的問與答, 做為本文的結束, 也做為教學與研究工作落實的行動指標:

學生提出的問題是:

“募款建新館一事, 經…募款例行會議討論, 校友和學生討論了關於募款目的的根本問題, 這些問題需…老師詳加說明才能釐清, 有了清晰的論述, 才能說服所內、也說服社會。

首先,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為什麼需要一個新館?(這不單是一個空間的問題),

以及, 為什麼這個問題這樣的急迫?(這也並非只是做為實習課大教室的舊大禮堂失火導致。)我們認為, 這些問題都直指城鄉所未來的發展。

卅年回首, 反省向前。回首三十年, 然後, 我們向前的大方向是什麼? 前方的領域在哪裡? 實踐的策略又是什麼? 我們整理了下面三個大問題, 要請老師回答:

1. 接下來台灣社會的發展為什麼需要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2. 台灣的建築界與規劃界為什麼需要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3. 在亞洲的學界(或說, 亞洲的空間相關專業中), 為什麼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是獨特的?

這些問題有了說法之後, 我們更關心如何落實到行動、具體的策略之上?

以及, 這是否落實到我們迫切需要一個新館? 其間的關連性是什麼?

這些問題會請老師準備一下，在…的討論中大家都想聽老師暢談。”

以下則是負責所務行政的教師回答(註 22)：

台灣社會的發展為什麼需要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以及，台灣的建築界與規劃界為什麼需要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1. 面對全球信息化所造成的社會與空間巨變，有幾個面向，是我們再三致意之處：

- (1) 都市化升級與沒有城市的都市化現象，於是，新的全球都會區域浮現，越界流動升級，既有學院教育面臨挑戰，亟需轉變，必須要能提供圖繪全球化與都市創新的能力。
- (2) 由區域差距到空間隔離的擴大，造成國土與城市的危機，因此，地方發展的壓力迫人，弱勢社區與地方政府急需專業協助。
- (3) 台灣的市民社會浮現，都市改革的期望日高，市民參與成為公共建設的必要元素，因此，我所過去的努力有待持續，市民城市的意義必須深耕。
- (4) 永續技術，綠色建築，可居的友善城市之營造成為專業的當務之急。
- (5) 上述問題必須有能力面對，這樣，才能使台灣能成就為長居之地。

在亞洲的學界（或說，亞洲的空間相關專業中），為什麼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是獨特的？

2. 建築與城鄉所提供有下述特色的專業者與研究者：

- (1) 能應付全球都會區域的複雜形勢的規劃與設計能力。
- (2) 要能對全球化過程中國家角色調整有分析

與提供改革建議的能力，以及，要具備能支持社會運動馴化資本的能力。

- (3) 在日趨個體化的信息社會中，提供專業團隊“合和”（不只是合作，而是和作）一致的能力。
- (4) 越界流動，碰觸人民心靈的能力。
- (5) 這樣，才能進一步實現有社會動力的規劃與設計者的新角色。

如何落實到行動、具體的策略之上？

3. 落實在結合既有教師、爭取新教師，發展新課程之上，沒有教師，所有對教育與教學的主張都會落空：

- (1) 實習課程加強：實習一，以及支持越界的實習。已經在進行的包括：西安漢長安成遺址保護、四川瀘沽湖札窩洛村保存與摩梭母系文化保護、雲南香格里拉納帕村西藏常民文化保存與民居保護、中亞吉爾吉斯大學校園規劃、香港西九龍社區參與和環境問題。以及還有，2008年將要進行的，與香港大學建築系共同參與澳門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古蹟區指定後的都市議題實習...等。至於整個實習課程的規劃與協調，由劉可強老師負責組織。
- (2) 永續技術 (sustainable technology) 課程與教師：許坤榮 (永續營造技術)、方偉達 (可持續城市)、余政達 (節能建築)，與既有教師陳亮全 (永續防災)，以及，與環工所合作，推動“環境與區域發展中心”，於幼華老師負責的台北縣清潔生產基金會，以及土木系的李鴻源教授對全球氣候變遷到清潔生產的看法，都與永續城市息息相關，或者是我們研究所與環工所共同成立的環境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都可以與我們既有的台大建築與城鄉發展基金會、師生互動。在永續技術與工程技術方面，未

來英國的ARUP公司與台北縣政府之間的一些零碳社區的技術引入機會，也提供了師生學習的過程(註 23)。

- (3) 地景建築與規劃課程與教師：張聖琳（地景建築與規劃）、康旻杰（地景建築）、黃書禮（生態分析）。整個地景建築課程，由張聖琳老師負責組織，並充分運用台大做為一個綜合性大學所具備的，在其他院、系、所已經開設的，與生態學相關課程之特殊條件。
- (4) 地方發展與區域政策課程與教師：徐進鈺、陳良治，以及其他既有的教師，如：彭信坤、瞿宛文、林建元等等。區域發展的研究是區域規劃與政策的知識基礎，地理系徐進鈺老師為我所畢業，目前已經等同合聘，這部分的課程組織，要由他與未來我所再聘任為專任的，負責規劃方面教師一同合作來完成。
- (5) 社區規劃與設計，以及實質都市空間的規劃與設計：黃麗玲（全球化與社區營造）。這部分是我所過去的強項，黃麗玲老師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年輕接班教師。
- (6) 空間的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這部分我所已經在這方面取得了成果，但是有退休與斷層的困擾，目前文化研究的課程已聘王志弘老師擔任，空間的政治經濟學部分尚有待年輕教師接手。尤其，對全球資訊化社會與空間的研究，是必須掌握的部分。
- (7) 人與環境研究、性別與空間研究：這部分我所的畢恆達老師已經在這方面取得了成果，在教學上的成果也有目共睹，沒有退休與斷層的困擾。
- (8) 電腦科學與在規劃與設計上的應用：這部分我所一直由林峰田老師擔綱，也沒有退休與斷層的困擾。做為設計與規劃的教育者，我們對對電腦科學有極高的期望。蘋果電腦的鬼才史帝夫·沃茲尼克（Steve

Wozniak）說的好，電腦的使用要設計得越簡單越好，它得是人性化的直覺式產品(註 24)。他說：“工程師中的佼佼者根本都是藝術家。(註 25)”

- (9) 首先，以電腦輔助設計為例，軟體工程師多不懂設計，更不懂設計與人體體驗的微妙關係，以致於目前產品多長於對設計成品的圖繪，而不在于輔助設計的過程，尤其是體驗空間的過程，而這是產出好的設計的關鍵。
- (10) 其次，就製圖軟體的設計為例，面對網絡社會的崛起，與流動空間的再現與信息技術強大力量的應用，其設計教育的重點要能有助於設計構思的空間想像，豈在於繪製複雜幾何的形式？這是繪圖員的工作，而不是設計過程的掌握。相反地，電腦繪圖技術假如不能讓使用者容易以人體的經驗，用滑鼠的游標或是光筆在螢幕上容易表達對三度空間的想像，而仍然必須透過抽象的程式或複雜的按鍵輸入，它就不是比鉛筆與模型更適當的設計工具。這是巴黎美術學院的古典教育以來，素描構思的重要意義。相反地，工具還會反過頭來進一步強化了過去機械製圖對現代設計的支配性影響，很容易成為異化的的工具，電腦繪圖不是好的設計媒介。難怪設計師在技術上註定了成為形式主義者，網絡社會的設計師就越發地成為異化空間的製造者(註 26)。
- (11) 再來，還不止於是設計的體驗過程而已。即使在對傳統建築的測繪再現上，我們都對當前電腦繪圖表達上的限制深感困擾。測繪圖的再現表現，表面上看來線條精準，但是機械而生硬，竟然失去了傳統建築，尤其是鄉土民居建築的生命。
- (12) 所有這些，實在期待在懂得電腦繪圖的設計者與電腦軟體程式設計師之間的跨界合作，讓電腦科學獲得輔助設計與支援技術上的重大突破。

(13) 創意產業：目前暫時得到黃永松老師將其長年努力的民間手藝調查與近年積極推動的創意設計實務工作，投入教學工作，將以創意設計實習的課程引領少數對這方面有學習慾望的學生。但是，在他可見的未來屆齡退休後，我們亟需現在就要繼續物色新的教師。

(14) 尚待徵求領域：建築、歷史研究與古蹟保存、年經可以接班的創意產業等。這些領域的專任教師尚待擴大範圍全力爭取，一則同樣是為了年輕教師接班預作準備，二則，也因為這方面的符合台大聘用標準的師資比較缺乏。

落實到我們迫切需要一個新館？其間的關連性是什麼(註27)？

4. 我們致力於替他人、替弱勢者改造空間，嘲諷的是，我們自己僅僅祈求一個能聚在一起學習的空間都很困難。目前分散校園不同角落，對所內師生的交流溝通與整合，極不方便，何況，前述的新師資引入後，連教師研究室的提供，都是違法解決的空間危機。在空間上，我們並不追求奢侈的場地與高級的設備，超越了在一個社會中學院應有的分寸，我們僅求是個好用，有助於學習之地而已。所以，**需要建新館。**

五、結語

面對廿一世紀與空間專業有關的專業者，建築師、地景建築師、都市設計師、都市規劃師、都市研究者…等等，我們的挑戰何在？

回到未來，假如沒有意外，這些技術的菁英將在亞太城際之間流動…，這才是網絡社會裡，在全球都會區域中流動的數位建築師，而不是對奇特形式的技術操作而已。

而基於上述，我們亟需：

1. **我們亟需地景建築師**：能將廿一世紀的城市向永續城市與綠建築推動的，懂得深度生態學的，綠色文化裡的專業者。保育都會區域裡大面積的農業與自然的土地（注意農地釋放的問題），以平衡都市集中的壓力。
2. **我們亟需女性主義的規劃與設計師**：能夠對抗性別歧視，在後父權的社會，將幼兒照顧成爲重要的都市服務，推動女性主義城市的專業者。
3. **我們亟需社區設計師，它們不是指引地域般天堂的法西斯主義者，而是**：能與草根社區的動員相應，能懂得市民深層的需要，瞭解地方深情的專業者，將地方空間接合與適應流動空間在經濟競爭中的的條件。
4. **我們亟需都市與區域規劃師，它們不是官僚作業者，而是**：能夠懂得城市中被隔離、被遺忘的弱勢者需要的規劃師，提供廉價或廉租的社會住宅，抵抗空間隔離的趨勢，保持社會多樣性，都會區域中多節點特性，公交優先，能夠觸動地方經濟的火花的城市政策擬定者，確保都會區域的經濟要能接合上居民的生活品質。多從事策略性規劃，而不是對藍圖式綱要計劃投注不必要的期望。
5. **我們亟需都市設計師，或者說，比較接近歐洲的 urbanism 意涵，或是 Lynch 所說的城市設計吧**：

因爲建築本身並不能改變整個都會區域的功能，甚至意義。**象徵意義必須置入整體城市的脈絡之中**，這就是 urbanism 的角色，也是網絡社會與資訊年代所要求的建築與都市特徵：**在溝通危機中恢復象徵的意義**，重視有如劇本情節(scenario)一般的象徵效果與意義競爭。避免片斷化與私有化趨勢所造成的危機，以公共空間接合地方與流動，鼓勵社會凝聚與交流的地方。保存城市的文化，有能力聯繫在地生活，透過公共空間的經驗分享，接合全球流動，而不是將公共空間進一步私有化。

6. 我們亟需敏感的城市的建築師，它們不是貪婪無比的、自私孤立的藝術家，而是：在有溝通危機的都會區域中恢復建築的象徵意義，標誌地方，推動建築、城市、文化、經濟上的復甦，引發辯論，儲存意義，使空間成為活的。建築師的復興，不是自大、目空一切，卻在商品週期日短的壓力驅迫下，災難製造者。建築的象徵與城市整體間不宜斷裂，要能與公共空間整合，建築必須與前述的都市設計與規劃串接。但是建築有其自主的語言，不能化約為空間的功能，空間意義是文化的創造，其最終意義，仍有賴於與公共空間實踐間的互動。
7. 我們急需執著有反省能力的研究者，他們能與前述的專業者對話，不但提供實踐所需的知識基礎，而且是反身之鏡，推動我們向前。
8. 所以，每個空間相關的專業者都得：珍惜保育、懂得保存、認識城市、接合流動，這樣才能面對全球區域。他們可以由社會理論取得靈感，由研究中取得知識的支援。
9. 注意，以上的共同精神，就是本文前述的，專業的通才教育所再三致意之處。

最後，讓我們記得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警語，這可以視為對現代專業者的提醒：

“對於身外財富的關切，應該宛如輕輕落在‘聖徒肩上的輕斗蓬，隨時都可以甩掉’。然而，命運卻注定這件斗蓬會變成鐵牢籠…今日，宗教禁欲主義的精神…已經逃離了鐵籠。但是，得勝的資本主義由於奠基於機械根基，不再需要這種精神的支持了…沒有人知道未來誰會生活在鐵籠裡，或者在驚人發展的終點，是否會有新預言家崛起，或者是否會有老舊觀念的偉大重生，或者，如果以上皆非，是否會有一種在驟發的妄自尊大潤飾下的機械性麻木呢？在這種文化發展的最後階段，也許真的可以這樣說：‘專家沒有靈魂，縱慾者沒有心肝；而空洞無效卻幻想著已經到達前所未有的文明境界’。（註 28）”

註釋

- 1 在早期，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是在土木系與研究所支持下，以土木研究所交通乙組的名分，借取師資，先行在土木系中設立都市計劃研究室。而台灣公立學院裡的人事制度長年以來十分保守，日後即使獨立成所，在制度上也是四員一工。除了過去以科技人員增聘一員以外，向土木系借用兩名員額，一共八名員額，教師資源實在不足。
- 2 美國學院與專業者的空間觀點轉變的社會根源，可以參考：Scott, Allen (1982), “The Meaning and Social Origins of Discourse on the Spatial Foundations of Society”, in Gould, Peter, and Gunner Olsson, eds. *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London: Pion Limited, pp.141-156.
- 3 這是林區的女兒，凱莎琳·林區(Catherine Lynch)，在 1993 年 6 月為 *Site Planning* 一書的中譯本所寫的前言裡的一段文字。見：黃富廂等譯 (1999)，*總體設計*，北京：中國建築工業，頁：16。
- 4 全名稱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 (2004)，《本所發展與定位芻議》。
- 5 夏鑄九 (2004)，“回應我所學生的教學改革芻議”，12 月 24 日。
- 6 夏鑄九 (2000)，“全球經濟中之跨界資本：台灣電子工業之生產網絡”，《城市與設計學報》，第 11、12 期，頁 1-37。
- 7 在全球化年代的建築師與建築教育最嚴重的問題，莫過於全面為明星建築師與建築商品的符號化所俘虜，在現代專業者形成的歷史之中，他們其實是當前都市實踐中最缺少社會關懷，最形式主義取向的代表，完全失去面對城市的知識，失去面對市民的能力。在教學法與內容上，在南京大學主辦的會議中哈佛大學史考特·柯亨(Scott Cohen)所表現的，為第一專業學位的碩士生所打造的設計課為例，就是最形式主義取向的代表，又豈可挾哈佛金字招牌威望，誤導今天在教學與教育方向中摸索的中國？見：Scott, Cohen (2007), “The Dialectic of Anomaly and Convention as a Strategy for Design Pedagogy”, paper fo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Education and Fostering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Graduat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une 22-24, 2007. 或許，柯亨表現的教

學內容與建築觀做為代表，與 1970 年代初，在社會運動激起的反省的能量中，查理·莫爾(Charles Moore)與坎特·布魯爾(Kent Bloomer)所致力的一年級設計教學改革相較，哈佛的建築教育真是全球化年代**建築形式主義的反挫**，是令人時空錯置，開社會倒車的保守派教學。莫爾的主要教材早就不是秘術，而是受到加士東·巴奇拉(Gaston Bachelard)空間詩學(The Poetry of Space)的啟發(即：Bachelard, Gaston 1957. *La poetique de l'espace*. (有中譯本，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文化。)，後來開展後現代主義建築，埋葬現代建築包浩斯“基本設計”教學的專業教育啟蒙書。見：Bloomer, Kent and Charles Moore (1977), *Body, Memory and Architecture*,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有中譯，葉庭芬譯，《人體、記憶與建築》，台北：尚林。))以及，關於低年級設計教學的一點反省，可以參考：夏鑄九，1980，“試論建築教育之低年級設計教學”，*建築師*，第六卷，第四期，四月號。當然，與在同樣脈絡下，由 1975 年到 1985 年約十年時間，柏克萊加州大學的雷·李夫謝茲(Ray Lifchez)與劉可強(John K.C. Liu)等人努力的 Arch 101 教學法相較，其差距更是不可道以千里。他們致力於設計過程的使用者考量，將殘疾者、老人、與兒童的弱勢者參與，納入設計的過程。他們強調設計過程中的“劇本”scenarios (story telling)、將劇本直接空間化的拼貼法、強調使用者對話與溝通價值的參與式設計過程，主要觀點可以參考：Ishikawa, Sara, and Halim Abdelhalim and John K.C. Liu (1976),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Design*,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Fall.後二者的教學法，影響了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非專業訓練的大學部初等設計實習。本文願意不客氣地指出，面對沒有專業背景的第一碩士訓練，這個入門課程是最關鍵的，哈佛的教學法表現了他們的形式主義教育，部分影響其實來自康乃爾大學建築系，而非哈佛。受到考林·羅(Collin Rowe)形式主義思維，被開文·林區批為秘術(見：Lynch Kevin (1981), *Good City For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葛羅培地下有知，也會嘆息，這是他最反對的教育方向，卻是美國資本主義將建築形式化與符號化的教學初步。對發展中國家言，台灣的建築教育與設計學院部分留學哈佛的教師不察，長年照搬不誤，不但是能力

不足，而且是沒有反省性的橫向移植產物，以及，這就是台灣過去的建築教育**缺乏主體性**的最佳註腳。

- 8 見：關於所務未來發展方向的討論，會議記錄，台北，酪品行，2007 年 10 月 10 日，王鴻楷教授的書面資料。詳後討論。
- 9 Castells, Manuel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0 注意球體與迷宮兩者之間意象對照的辯證法，參考：胡恆(2006)，“《球與迷宮》及其他”《建築師》，12 月，頁：60-72。
- 11 修道難易，見：老子，“玄德章第十”，《道德經》。
- 12 可以參考紀錄片金馬獎導演楊力州拍攝的《水蜜桃阿嬤》，片中描述新竹尖石鄉泰崗的一位阿嬤，她的媳婦、兒子和女婿都自殺身亡，留下這個家七個小孩。在雲霧繚繞的美麗山間，沒有美麗的童話故事，只有阿嬤和七隻小鞋的辛酸記錄。楊力州導演談《水蜜桃阿嬤》拍片過程與宣傳的資料，見：
<http://edenblog.eden.org.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1&blogId=1> 至於分享《水蜜桃阿嬤》3 分鐘版短片，見：
<http://blog.vista.tw/archives/2007/06/13/629>。本文修正發表時必須指出，泰雅原住民村落做為一年級實習的計劃因為研究案未能完成委託，後來並未進行。
- 13 參考：Wright, Gwendolyn (1990), “History for Architects”, p.39, in Wright, Gwendolyn, and Janet Parks eds. (1990), *The History of History in American Schools of Architecture 1865-1975*,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pp. 5-52.
- 14 可以參考：Catherine Bauer Wurster and Telesis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 15 這是在 1980-1990 年出任校長的伊拉·麥可·海曼(Ira Michael Heyman)，也是法律、城市與區域規劃的教授，告訴本人的話。
- 16 這是查理·摩爾(Charles W. Moore)在其晚年訪台告訴本人的話。
- 17 舉例而言，資深的專業工作者大多僅具專業訓練的碩士學位，不太可能獲有學術研究訓練的博士學位，因此很難在理工科價值掛帥的台灣學院中起聘為專任教師。
- 18 Nicholas Lemann (2006), “What Harvard Taught Larry Summers?”, Sunday, Feb.26,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167762,00.html>

- 19 舉例而言，在台灣的計有法令制度，是不允許專業教師執業，如建築設計教師，從事建築設計實務工作，對教師的實務工作經驗積累，是一種嚴重傷害。而對研究型教師的評估，竟採取 SCI、SSCI 的評估制度，也是很膚淺的作法，這是在東亞的學院，面對西方社會，沒有自信，也不懂得如何建立學院評估制度的表現。
- 20 在本文發表時必須補充指出，這兩個計劃由於政府人事更迭與其他原因，已經放棄。
- 21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師與學生就未來的發展方向共同討論，2007 年 10 月 10 日，台北，酪品行。
- 22 其實，部分意見正是在本文中所陳述的主張。
- 23 在本文發表時必須補充指出，這個計劃已經放棄。
- 24 彭慧明、許韶芹(2007)，「蘋果發明人沃茲尼克是頑童是怪咖」，*聯合報*，9 月 4 日；李立達(2007)，「沃茲尼克：科技產品要讓人一用就愛上」，*經濟日報*，9 月 4 日。
- 25 Wazniak, Steve and Gina Smith (2006), *iWoz: Computer Geek to Cult Icon: How I Invented the Personal Computer, Co-founded Apple, and Had Fun Doing It*, New York: W. W. Norton. (王志仁、齊若蘭譯(2007)，*科技頑童沃茲尼克*，台北：遠流。)
- 26 邱奕憲介紹電腦繪圖的自由軟體 sketch up 給我看過，sketch up 提供了初步的方向，比 CAD 接近人體的經驗，但是仍嫌過於簡單，值得進一步研發，造福設計者。
- 27 學生對所館空間的質疑並非全無道理。我們也不同意以建築興建的規模，來做為一個好的學院教育與學校發展的可見指標。但是，我們期望以參與式設計為基礎，鼓勵同學參與表達使用者的真正需要，推動所館的設計與營造，凝聚師生的認同。除了募款不容易之外，我們深知設計所館的任務是高難度的，因為它將不斷地受到以後的專業者，至少是在養成中的專業者，也就是最敢於挑別的專業者與最直接的使用者，的永恆質疑。因此，國內外的所館，只要是允許表達意見，總是被批評得體無完膚。其中，最戲劇性的經驗莫過於在 1960 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時被學生付之一炬的耶魯建築與藝術學院大樓了。設計它的院長，也就是個人表現慾望強大的，當時美國形式主義的現代建築師代表，在紐約執業的名建築師，保羅·魯道夫(Paul Roudulph)。魯道夫的下

場與下台，是歷史性的。後現代主義建築，我們甚至可以說，就是誕生在耶魯建築與藝術學院大樓的灰燼裡，也不為過。

- 28 Weber, Max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ion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First published 1904-5), pp.180-182.